

郭孟浩蛙王：善用本能，土法煉鋼

我是一個很有信心的人，但反應很慢，於是唯有採用很頑強的方式去解決問題。可能是「蛙 Q 精神」，我發覺原來這樣也可以解決問題——用一種很原始、很有機、很直覺的手法去解決難題。讀書成績我十分普通，但是我覺得用「土法煉鋼」的方式也可以做出藝術。「土法煉鋼」其實就是用自己的本能條件，堅毅不屈的精神，將它們發揮到最高境界。

這種精神亦可能源於自小的反叛性格。我覺得自己蠢又不是，醒目又不是，但常有怪招、旁門左道的方式。小時候母親打我手板，罰我用毛筆抄書寫正楷字，已經開始用毛筆練字，令我對使用筷子、毛筆這些媒介產生了興趣。

七、八歲時，我跟親戚到長洲划艇出海，我不懂游泳，卻「失驚無神」跳了下水，我不知自己為甚麼會這樣做，當時只懂得亂動手腳掙扎，矇矓之間感覺到有一個影，於是我向著那個方向前進，終於給我爬上了一塊大石上——可能我有一種很強的直覺，一種人類在大自然中生活的本能。所以我認為自己可以在任何環境、任何條件、任何意念、任何媒介、任何形、任何量之下創作藝術，這是我在幾十年間醞釀出來的心得。

不為社群接受

1967 年我入讀葛量洪師範學院。我不是透過考試考進，而是帶著我的畫直接去見院長。我沒有正式讀過大學，藝術訓練多是多元自學，我每日都在思考創作方式，不斷實驗、實踐，自我反省求變。

香港視覺藝術協會在 1974 年成立，我是成員之一。當時我在這個會中一直受到其他會員排擠，他們總覺得我在「搞搞震」。大抵我在作品中使用的材料元素，以及玩膠袋等行為，常常將展場弄至一塌糊塗，騷擾了其他會員。通常開幕的時間都是由我「玩晒」，慢慢在一種跟環境、現場氣氛、即興打交道的情況下，出現了行為藝術的雛型。這些活動在七十年代初的香港，普遍被認為是具破壞性、與社會不協調，因而不被社會接受。

膠袋藝術實驗

香港的環境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令我覺得很侷促，大家又接受不了我和我的創作。後來接觸到費明杰 (Ming Fay)，他向我說紐約是國際藝壇首都，並鼓勵我到那裡發展。當時我在理工學院任教設計，最終還是決定「破釜沈舟」，拋開一切，辭職去了紐約，於是我在 1980 年離開香港。

其實以前我在香港已做了上十年膠袋藝術，嘗試過很多這種軟性物料的實驗。我使用膠

袋創作的的原因，可以追溯至七十年代初期，膠袋開始出現。它是石油的副產品，是一種很新鮮的物料。我覺得膠袋的可塑性很強，如果大家用銅、石、木去做雕塑，為甚麼我不可以用空氣做雕塑？而空氣的承載器就是膠袋，膠袋可以抗衡當時一般傳統雕塑物料那些有重量、具恆久性的固有觀念。而我是搞即興創作的，在即興創作中，走動、接觸面積、現場空間、適應度需求都很大，故此我要用一些軟性、擴張性很大、富伸縮性、方便隨身帶的物料。我結果用了尼龍繩、橡筋帶、膠袋、空氣，從而引伸出無限的可能性出來。

呂壽琨老師對我的影響很大，在六十年代末期聽了很多他的講課，他傳授中國老子的哲學思想，滲透並啟蒙了我們的思考。

高處不勝寒

為何我的作品老是大堆頭，我想關係在於我對香港周遭生活環境的觀察，例如女人街、廟街甚至在普通的店舖裡都是將一大堆貨物掛出來，高密度運用空間，這是香港的特色，也是生活環境令我形成的印象。我沒有一樣作品是白白走出來的，所有都是醞釀了三十年的成果。在這三十年的藝術創作生活中，雖然很多人排斥我，而我亦距離群眾很遠，不被社會接受，但最後我仍堅持下去，於是這些藝術創作生活便變得成熟。所謂成熟，就是社會文化需要你有認同感，但如果我在三十年前沒有悟性開始創作，不去堅持，現在就不會有這種面貌。這是很長遠的理解及投資，而我的創作永遠都在邊緣中，永遠都是孤單，因為不是很多人走這條路，「你爬得愈高就愈孤單」。

我曾經探討過身體裝置，1974年在大會堂七樓展覽廳中，用行動表現如何結合空間和時間；後來我用了十年時間，將這些探討推展至全球性的「一秒鐘的表演」、「一秒鐘的身體裝置」和「青蛙眼鏡計劃」；又嘗試首飾設計，將裝置結合在人的身上，跟生活結合。在這些經驗裡，巧妙的是同時間我還有賺錢的空間。此外，我還做過時裝設計、時裝表演等。

無聊事其實重要

1995年，我的母親跌倒弄斷盤骨入了醫院，我就從紐約返回香港照顧她，就像上天注定我要回到香港創作那樣，「生命即作品，蛙即藝術」。

每一樣文化的形成都需要很著實地去投資，當達到一定的成果時便應該很醒覺地繼續加強資助，大家還要了解到本地文化發展乃處於一種「長期貧血」的狀態，所以要「進食多些補品」，即是應該開放更多機會給創意純藝工業的發展。香港在運動、演藝方面已有很長時間的投資，但在純藝術方面，似乎大家還未有理解力去瞭解到這條「線」的重要性。現在我才發覺三十多年前我所做的無聊事是如此重要的，是經過體驗之後而了解到。

訪問日期：2002年2月20日

訪問地點：郭孟浩藝術學院

採訪、筆錄及整理：曾慶靈

資料來源：香港當代藝術研究及出版計劃

(Contemporary Art of Hong Kong – A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Project)

《他人的故事—我們的註腳：香港當代藝術研究 (1990-1999)》

(Someone else's story – our footnotes, Contemporary Art of Hong Kong (1990-1999))

(2002年7月, 香港藝術中心。) (July 2002, Hong Kong Arts Centre.)

© Hong Kong Arts Centre 2002.